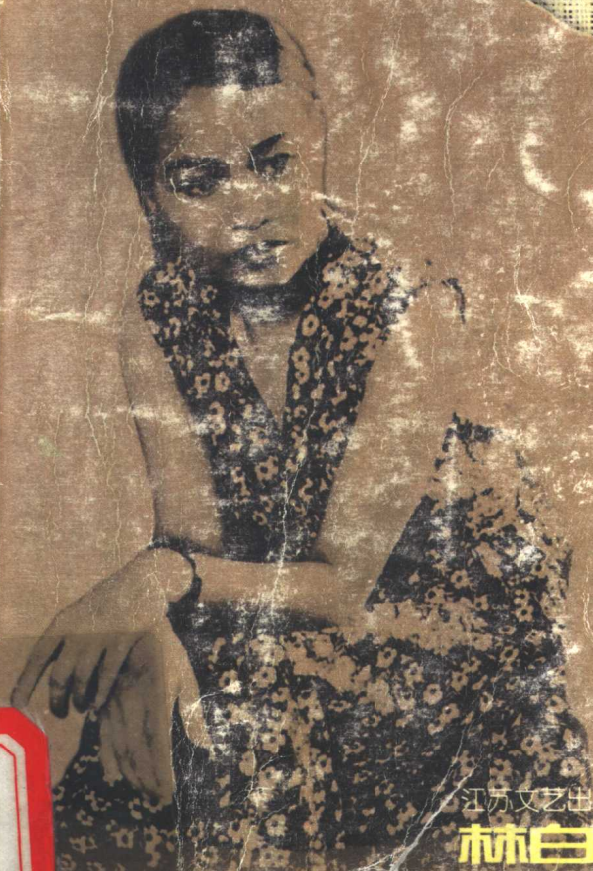


# 寂靜与芬芳



江苏文艺出版社

林白文集

可心

167953

1217.2  
4426

林白文集3

寂静与芬芳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京电力大 00201821

## 寂静与芬芳/林白文集 3

---

作 者:林 白  
责任编辑:汪修荣  
责任校对:张 华  
责任监制:江伟明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

850×1168mm 1/32 插页 8 印张 41.50  
字数:860,000 199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

标准书号:ISBN7—5399—1079—8/I·1008  
定 价:58.00元(全四册,塑封装)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长篇小说

寂静与芬芳 .....	1
引言 .....	3
第一章 沙街 .....	6
第二章 进入沙街：日午 .....	39
第三章 灰房子 .....	49
第四章 沙街的花与影 .....	66
第五章 一路红绸 .....	95
第六章 防疫站 .....	123
第七章 往事隐现 .....	150
第八章 小姑姑 .....	167
第九章 英雄 .....	185
第十章 晚安，舅舅 .....	211
第十一章 安魂沙街 .....	244

---

## 中篇小说

飘散.....	253
我要你为人所知.....	295
后 记.....	328

# 寂静与芬芳

在深夜里，在寂静中，以  
文字的芬芳献给故乡的亡灵。

——题记



# 引 言

有一个女人，她从小生长在一个偏远的南方省份的某个小镇上，这个小镇气候炎热，常年下雨。

她从小就想逃离她的小镇，永不再回来。

她十七岁那年离开了家，开始了她的行动。她向北迁移，路途一次比一次遥远，城市一个比一个繁华。

最后她到达了在北方的京城。

在京城她对自己的小镇闭口不谈，她告诉那些初次谋面的人们说她是越南人，她的橄榄色皮肤和典型的马来人种的五官成功地佐证了她的谎言。她一次次地声称自己是越南人，这个谎言像一棵树，被她自身的确信所浇灌，它的根越来越深地扎在泥土里，日益长得枝繁叶茂。

她开始像别人怀念故乡那样怀念湄公河，这条她从未见过的河流清澈芬芳的河水遥远地抚摸她，穿着无领衣衫的褐色女人，戴着尖顶的斗笠，飘着齐肩的长发穿插在色



彩异常斑斓、形状离奇古怪的亚热带植物中，有点像梵高油画的色彩，它们一幅一幅地从她眼前走过，一次次地出现在她的梦境中。

她成功地把她的家乡淡忘了，她跟她的家人极少联系，她独自一人在京城生活，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最初她借住在一位脾气不算古怪但不爱说话看起来多少有些阴沉的老处女的家里，后来她干脆结了婚，在庞大而陌生的京城里长久地住了下来。

别人在怀念故乡，她却想，我没有故乡，这是多么的好。她觉得自己戴着一顶自由的王冠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自在地行走。

京城飘着京城的雪花。

小镇下着小镇的雨。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她十七岁离开家乡，她已经三十四岁了，所有后来的日子已经足够覆盖前面的日子，后来的日子确实已经把前面的日子挡住了，这中间的岁月起起落落铺展在中间，把早年星星点点珍贵的记忆全都夺走了。

在某个夜晚，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书，没有开灯。

她躺在床上闻到空气中有一种雨的气息，这是一种夹带着浓烈太阳气味的雨气，就像是一个她曾经非常熟悉却不知为什么错过了的人悄然来到她的室内、她的床前。雨气湿润地聚集，越来越浓，它们围绕着她，触碰着她，进入她的身体，穿透她的五脏，从头到脚充满了她，它们在她体内聚集成为一股力量，一种光，把一种久远的东西拼

命拉到她的跟前。

雨开始下起来了。

她听见雨点敲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这声音在黑夜里隐藏着某种特殊的节奏，轻轻重重、层层叠叠，述说着某种语言，发出某种询问。在这似曾相识的雨声中她依稀看到了故乡的反光。

雨声越来越大，比雷声还大。惊天动地，震耳欲聋，这声音将她身体里的液汁一一分离，她的小镇，她的沙街，她的大河，那灰色骑楼的房屋，门口的指甲花、码头、船只、木垛、人物……被这个雨夜所照亮，它们一一来到她的面前。她忽然明白，她的故乡并没有消逝，它藏匿在她的体内，与她一体。

# 第一章

## 沙 街

我七到十二岁居住在沙街，多年来，沙街横亘在我的胸口，它午后的灼热和半夜时分的细雨飞扬，常常在寂静中不期而至，它们广阔、明亮，在阳光照耀下或明或暗，层次丰满。它们从幽深中浮现，散发出特有的气味。这气味像一种显影剂，将沙街年深日久的房屋、人物一一展现。它们变换着颜色和位置，时而局部时而整体，时而干燥时而湿润。它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浮动，充满了善意和美感。

一九六五年，我的沙街就是这样浮动在我故乡的大河上。在我站在河边的岁月里，这条河新鲜，丰盈，拥有一个木船厂和运砖瓦瓷器的浩大船队。船厂与沙街遥遥相望。船队浩浩荡荡，自上流而来，它们停泊在码头上，码头的伸延就是沙街。

船队停泊在码头，把船上运载的气味带到沙街。新出窑的砖瓦、水缸的气味、咸鱼的气味、豆豉的气味，沿着

码头走上沙街。木船往码头上搭一条厚木板，船上的大人小孩从船上走到陆地上，他们全都非常瘦，并且黑。

黑瘦的船上的女人穿着蓝士林的布衫，脑后编一根独辫子，尾梢扎红毛线。

船上的女孩子，学会了新鲜的发式，她们扎两根辫子或两根刷子。她们的母亲或祖母，则永远在脑后拖一根营养不良的发辫。

船上下来的人全都光着脚。他们光着脚走在全是细沙的沙街街上。黑衣的男人和蓝衣的女人，以及红衣的抱在手上的孩子，跑得很猛的黑毛狗。他们深沉的颜色点缀在沙街的灰色背景中，又和谐又突兀。

沙街的灰蒙蒙的日子是下雨的日子，是春天。春天每天下雨，大河又宽又满，沙街充满了水的蒸气。水的气息饱含在街面的每一颗细沙里，沙街的树，临街湿漉漉的墙壁、屋顶的瓦全都湿透了雨水。

在下雨的日子里，船特别多，雨把河涨满，船在水里，轻松地驶行。

雨是船的阳光。船是雨的果实。

从船上下来的人，消失在沙街靠河的第一所房子里，这是他们的驿站，不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家就在船上。每只船的内舱，都有一块擦得锃亮的地方，既是他们的床，又是桌子，又是地板。暗红的木板，刷了一层桐油（桐油的气味经久不散），只有两张桌子宽。他们全家睡在这舱板上。到了夜晚，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全都睡在这上面。

地板就是床，因此脚要特别的干净。他们不穿鞋，光

着脚走在船上，也光着脚走下船。在我的小镇，一年四季都很暖和，只在短暂的冬天要穿鞋袜。他们从外面回船，便都要洗脚。他们洗脚的姿势，带了一种船上人的印记。一只脚立在窄窄的木板上（这木板是码头通往船的独木桥，又湿又滑），半弯曲着，另一只脚探到水里，划水，溅起水花。如果脚上的泥较多，就要多划几下，而那只在独木桥上的脚，既要承受全身重量，又要保持身体的平衡。这种金鸡独立式的洗脚法，很要些功夫。

他们在船上睡觉，也在船上吃饭，也在船上拉屎撒尿，也在船上洗澡。

他们的身影，在黑色的船上游动，站在河边上眺望，像是看见着另一种人类。

他们与陆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隔膜，天然的自卑与自尊，在我站在河边眺望的岁月里，他们带上了浓重的神秘的色彩。我站在河边，看见船的尾部在傍晚的时候用竹编的席子围成半圆，挡住岸上的视线。竹席的上方搭着黑、或蓝的衣服。白色的水蒸气从竹席筒里升腾、弥漫或飘飞（这是水蒸气在我童年印象中留下的另一种新鲜的形体），泼水的声音从竹席里隐隐传出，水在船板上流淌，然后从板缝流进河里，形成一道奇妙的水帘。

有时竹席围在船板的边沿，板上有类似石头的东西掉下河，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溅起水花。

但是你可以问他们，询问就是触犯。一个清秀的船上女孩冲我翻白眼，就是因为我问她那里是不是他们船上人在拉屎。她的反应使我极困惑，以至于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搞得模糊。

我一次次到河边去，观看围着圆圈的竹席下面掉下的东西。它们飞快地下坠，溅起水花，但是你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船上的人是沙街的过客，沙街不是他们的街，沙街只是码头的延伸，是扩大的码头。

他们在沙街的家，叫“水运合作社”。水运社是沙街靠河的第一所房子，一面墙壁对着大河，一面墙壁挨着沙街。对着沙街开了一个正门，对着大河开了一个旁门。

他们从船上下来，上了码头就走进旁门。如果要上街，就从正门出来，去买盐买布买咸菜。如果要上船，则从旁门出来。

水运社的房子，样子特别，门口很斜，骑楼特别宽（在我的小镇，商店铺子和民居大都有骑楼，每家的二楼向前伸出一块连成走廊，可躲太阳和避雨。夏天每天一场阵雨，行人在骑楼下行走，雷暴雨独自在空彻的路面冲撞，蒸腾起灼热的水汽）。骑楼底下放着绞麻绳的木架和铁钩，堆着竹子。

水运社的大门，着一种晦暗的朱红色。这种颜色在沙街显得特别的怪异。在我的小镇，这种晦暗的朱红色，是棺材的颜色，这颜色与死人连接，象征了不祥与死。

沙街人不明白水运社为什么要这种颜色。

水运社的房子里，永远是湿的，有时湿润，有时湿漉漉的，连墙壁都沁出细小的水滴。据说这房子原来曾是一家盐商的仓库，老盐渗进墙里，一到回南天（方言，刮南风天气）就出汗。

水运社里主要是床，上铺下铺，堆着颜色暗淡的被。船

上上学的孩子，或者不愿随船走的青年就住在这里。

船上的女孩子，常常年龄很大了才上学。我的同班就有三个，比我大了三四岁。她们不合流，自成圈子。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的班级里，船上的孩子下了课就聚在一起，高高低低的像一个家庭成员。小的听从大的。她们很安静，从不喧闹。

我们从远处观看她们。她们脸上的汗毛正在消退。脸颊光滑、红润。身体浑圆，胸前微微突出（我们觉得那是可耻的）。

我们管那些发育早的女生叫“妇女”，但我们不敢叫她们，那些船上的女生，她们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群。一群的力量总是强有力的。

船上的老人也是水运社的长住人员。骑楼下的绞索架和铁钩就是他们的。堆放着的竹子也是他们的。

老人干瘦、沉默、黝黑，他们独自摇动铁耙，在木架的一端，粗糙的麻被拧紧，延伸，再拧紧，再延伸，成了坚硬的绳索。有些老人削竹篾（或许是另一些不绞绳的老人），圆筒的竹子，被敲击发出抗拒力量的“嘎嘎”声，然后裂成四索十六瓣，然后削成薄的长的竹篾，像白色柔软的长蛇轻盈地跳动。它们伏在老人的脚前，最后变成竹席。他们干活只听见干活的声音。

码头上堆着山区运来的木头，新伐的松木（永远都是松木）湿润，包裹着树皮，流淌着松脂。清新的山林的气息顺流而下，来到沙街。

码头边的木垛是我童年逃避母亲的地方，松脂的芬芳深入我的骨髓和内脏，成为我童年期深感安全的气味。即

使在睡梦中也能感到它的笼罩与消失，它就像我皮肤上的那层薄薄的油脂紧紧依附在我身上。

木垛经常更换又常年堆积。它们给沙街带来足够的柴：树皮。在冗长的午后，沙街的老人和小孩，手提一种宽口的长把刀和竹篮，蜂拥（或鱼贯）来到新卸的木垛上，各占一方削树木，他们手脚熟练，削下的树皮大块、完整，稍加曝晒就是不错的柴。

春天是木垛的季节，它们的气息在这个细雨飞扬的季节浓重弥漫，松脂和松花的气味飘荡在整条涨满春水的大河上。湿润松木的气味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就这样代表了春天。它们藏匿了春天，只等一场细雨，它们从看不见的地方把春天释放出来。细雨飞扬就是某种信号，松木的气味就是某种证明。

夏天和冬天不是水运的季节，木头滞留在码头，木垛像生了根似的停留在那里。夏天的太阳和冬天的风把木头的水分夺得一干二净。被剥完了树皮的木头由湿润的棕色变成浅黄、灰白，最后是干涩的白色。

冬夏天的木垛有一股由干裂的木头散发出呛鼻的气味。夏天的晚上，木垛是乘凉的好地方。铺上一张草席，河上的风吹过来，鬼的故事就开始讲述。在我小的时候，许多鬼的故事以及似懂非懂的下流故事，就是在木垛上听到的。

事隔多年，当我从写作上的需要出发，想从码头上的木垛寻找往昔的爱情故事时，我发现我一无所获。河边的草地、木垛和沙滩，因为没有爱情而空空荡荡。

木垛是我的眺望之地，向远眺望船厂（船厂是本地光



荣的存在)，向西眺望沙街。沙街是我成年后，所有故事的发源地。

坐在河边的木垛上，眼皮底下就是码头。码头是沙街上所有人全都要使用的地方。

首先是挑水。六十、七十年代我的小镇上，自来水是一种奢侈品，连自来水这样一个名称，也带上某种贵族色彩。沙街上的贵族是两家国家机关：农业局和防疫站。只有这两个单位，装上了自来水。在他们的院子里，竖着一管水龙头，沙街上的人从门口瞥见，就像今天的人看见私人轿车那样，情不自禁地露出艳羡的神色。

沙街的人，全都吃河水，不像别的街（如火烧街、黄泥街）离河边太远，只好吃井水。

到了下雨的季节，在雨越下越大的日子，河水就浑浊、发黄，于是就到机关挑自来水，挑到家，哗哗地往水缸里一倒，十分干净，和井水河水全不一样。井水有时会有一两根水草，河水有时会有稻草，即使没有水草稻草，也有别样东西，因为这河就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连船上掉下来的大便都是看得见的。

只有老人不喜欢自来水，他们在下雨的日子，吃着用自来水做的粥或者饭，味觉和嗅觉都格外的灵敏，在发现了铁锈的气味的同时，又发现了“药”的气味。有懂科学的晚辈说出漂白粉的作用和必不可少，老人却认为并感到，自来水的寡淡无味，把肚里的油水刮掉，容易肚饥，远远比不上河水的香甜。

沙街挑水的时间在清晨，最早的是一家卖猪红的（猪红即猪血），常常是天还没亮或者刚刚亮，沙街上深黑的颜